杜陵漫筆 四

共五

杜陵漫筆卷之四　　　　　　　　孫克淳選

贈容陽

貶目反復詳見八字之中有無限識功包含底意思反不如明言是非而置諸下考方伯為京外上官待之不以禮見凌之耻苟留之辱一之已甚寧容再誤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莫非滄浪自取其誰怨尤身遊於羿彀之中而不知事發於何時冥鴻一脫於矰繳弋人何慕若組紱去身則方伯蟣視蟻觀歸臥故山身世閒適向來榮辱已筌蹄化之折腰於鄉里之兒而撞頭於矮屋之下不翅若黃鵠之於壤虫也

送鄭僉知

量田事目中境內都監官一人必擇前啣中負重望者差出而各面監官使都監官相議差出而如有厭避者則論以全家徙邊　朝家為慮今日之人心而定法深嚴矣儒林依事目薦望許都事銘當初固料厭苦規避而不可以私義廢却差帖成送之時手書以勉矣過數日後許都事送子呈單而再三開喩終不題單矣其後許都事入來邑底而適值吾重患傷寒不得接見於臥內而病中作書曰愆候雖重枕席之中參差十數監官而歸家調理未為不可雖欲徑

遾有妨於他人任使數次行公之後觀勢善處之意
反覆開示而不告去就卽日乃旋豈但吾之罷軟不
職亦可見紀綱之觧弛也當依事目報使之外更無
他道理而仰體利川丈揔語中先志姑為趦趄抵書
可興曰許都事可知事理之輕重而莫念地主再送
勤懇之書三致勸勉之意而不動一髮他人必將效
尤終無奉行之人非不念世誼之不可忘窮道之易
致憾而事至此境雖使易地而處之必不免報使之
境終失兩家之歡心豈非彼此之不幸善辭勸起之
意及之而其答書曰吾亦以數次行公之後以病遞

改則公私兩便而有辭於他人之意作書而終不回聽未如之何云云以此見之終無行公之意可知莫重田政拘於一私人之恐或抵罪終始掩護玩愒以度則是法令不伸而未免以私蔑公之歸許都事之才智未知果合於一境都監官而儒林鄉廳依事目薦望則吾何以逆言其爲人之不可使之改薦以咈多士共公之論而設令其人誠不勝此任未試之前若有官家改差之言則名士必曰吾儕以一邑之屬望者薦呈而爲沮於官家之行私捨而不用可堪之人何處得來必以此爲尤當初雖欲周旋其可得乎

國家尊重則新法之下許都事雖親往田間執尺行
量義不敢辭而都監官不過總察事務別無勤勞之
事取怨之端而邑底私室不過數三日留滯見遆此
而厰若視官令如草管官家亦不可一向優容而或
冀萬一之改心終期無事前後曲爲之地反有傷於
事體而俾盡在我之道出於萬不獲已後强行之意
也許都事姓名旣已牒報巡營雖欲私遆有不可得
而他監官因此而必多不行者取其親疎或報或否
不可低昂於其間勢將同歸於一套前日之贈遺眷
顧私恩今日之爲 國奉法公義設有意外之謗言

我無所失而内省不愧玆陳此事之顚末以備覧過

上均田使金 在魯

令此量田者只為正境界均賦役之政而愚氓不知
朝家之本意以為搜括民結瘠私而肥公怨言先興
未及了當之前不可家道户説而監官皆是愚蠢不
識輕重之人先畏執事之風稜事目之至嚴不思日
後之民弊而欲免目前之罪罰一斥曠土終不遺漏
盖慮摘奸時現露受刑而其中尤為難處之端不得
不仰陳矣元田畓一從行關奉行庶無錯誤而本邑
大抵峽中續田雖有山腰上下之區别而人民稀少

土地瘠薄雖是山腰以下不得盡地力數年荒廢而
後起耕者居多此是隨起隨稅之處而盡入於搜括
之中矣監色只以一時苟冀無事爲幸守令亦以此
爲心終不變通則不耕之地終歸於有稅之田他日
無窮之弊有不可勝言執事此等事必較計利害便
宜取捨者已入於定筭而始役之初旣是事目之外
則守令不敢以報狀煩稟執事亦不可以顯言於題
辭玆以私書仰陳實狀亶出於可否相濟之意卽今
人心世道決不行此事而累年經營有若在弦之矢
雖不中止當務存寬平終期順成不宜刻核括出以

困民生矣古今等第名實之各異者地少卜多者其
他抱怨之類或從公論或從已見俾伸究枉之端而
甲量後起耕所得之結不患不多若終是如此則以
民言之無敢究不均之弊以　朝家言之多得隱漏
之結於公於私實為便當執事之奉行　朝令者想
必不在彼而在此使監色禁其畏怯之心一從所見
量執不贋摘奸時抵罪則民究可舒良法可成此乃
今日之第一急務不避猥越敢有所陳正是執事之
所當採施於一路非為一邑之良規幸望商量進退
之如何

贈誠仲

書札於儒者事最近雖有喪志之戒次面風致文辭可見不宜放過竊瞯近日酬酢之書狡獪變化（四字出古文）大失楷整有馳奔忽〻之狀而無雍容閑雅之態追風逐電飄揚顛倒若出於蒼黃造次之際頓無安閑底氣像世間甚事不忙後錯了張敬夫嘗言王荆公書皆如太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忙事以此爲譏荆公居中書當新法之變改王事鞅掌不遑啓處宜乎無意於子雲之筆札而寒士之平生事業不過鉛槧有何忙迫之事而草〻驟寫初不經意於用意之

地以效誤國之拗夫耶吳竹南竣以筆名世而常曰有臨池之癖者深存空心之操題主之筆舁子之草敬忽無異一於誠然後無論其人之優劣能盡所賦之才真善喻也筆翰小技善否非關而操存放忽乃係本原之工夫而亦可見心法迷塗之轍速宜停旋從今以往丕變前習握管臨帖須用精力一戈之畫如百鈞弩一點之作如高峰放石深造古人精微之域不廢程式日以為常久而成熟自致三昧此雖已陳之蒭狗而寔君病源之良劑使王逸少復起不易斯言矣

又

以滄溪書院事獲罪高門實是意慮之外記昔壬戌
放榜之時路遇林爺呼新来數次而瞻望德容重厚
人心常景仰矣及莅錦城其俎豆之所在於境下凡
係院事曲意從之至於微細樵蘇之禁亦頼庇護之
力而本家蕩殘一塊孱孫不能自潤蔬水屢空四年
之間煦濡曲為之地雖親戚莫能及也其家宜有感
德之不暇而反有怨詈之言此正以怨報德必是院
中任事之人妄擬憑藉婚友之形勢欲分官力至如
滎江之稅機貨之捧入於流涎之中而終莫售其詐

因此慍怒轉成交攜幾至名登白簡莫知其故蟹之
筐蚕之績豈相關哉彼讒人者以鼓如簧之巧言使
両家頓失和氣良可慨惋君居於其間詳知此事之
顛末傾倒所聞釋此疑惑幸甚

又

書中所示領悉古人以進退行蔵比如飲水冷煖自
知非他人之忖度茲以久處甥館猶不知婦翁之意
以熱中之說數任於時相關節於婚友二公亦知斯
言出於此唇舌必笑罵唾鄙而不食吾餘其受侮之
耻雖傾河而濯之何能盡滌其汙穢耶此皆由於出

處定筭不早講究於君前自取不虞之毀若一向含默則前頭悠悠之談又將至於何境茲不避支辭蔓語罄盡底蘊余天賦之性元來庸拙又乏才具固知不用於時而又無當世之念默筭平生自放於山水之間以遂麋鹿之性者乃其本情而中間久勞於州縣之職者專出奉檄之義而三釜已不洎矣曾參北向之悲季子南遊之嘆即我今日之情事雖有萬鍾之榮誰為孝乎向來為親之屈今無念矣若為家室之累而忘我形役甘心於米鹽之中而擡頭於矮屋之下非計之得也自錦城歸來之後宦情全踈買山

休居蔬食沒齒自誓於方寸此正聖賢所謂不出汾
水嶺一步地者也當今之時軒冕之榮有甚於桎梏
之辱雖當道顯揚者唯恐入山之不深豈入山忘世
之人反蹈此危機耶或云世祿之家異於常調筮官
筋力可以供仕則便訣明時固守丘園亦非世篤忠
貞之義以此勉之誠信其言苟以齟齬之冷語求之
於循私之熱官終無所成設或有得為其斗斛之祿
白首影纓奔走於勢利之門而乾沒風塵鐘鳴漏盡
夜行不息則豈但為鄉人之指點唾咲亦必有山靈
之移文送嘲愧耻之心何異於市撻耶此乃近年守

正工夫而傾倒無餘逢人毋惜齒牙餘論俾薦紳之士咸知余已遂初服頓絕機心更不注擬於政眼則從前貪戀冒進之誚令變為廉退雅清之操畢竟舊毀新譽都在君操縱反復之中善後之策深有望於誠仲焉

又

書札於儒者事最近不可放過而君之往復尺牘勿論詞翰之好否運思揮筆之際忙忙遑遑無從容不迫底意前後警發者不啻數次而尚不改圖無乃鄙陋之見不概於翕受之量耶記昔高公霽峰當壬辰

倡義之日自製檄書而盾鼻磨墨倚馬立草之書翩
翩豪逸方兵戈倉卒之際而有安閑之意無躁擾之
態可見平日安詳定力之工夫造次之不變其所守
彼惟怱創勷之中尚如此安徐況君行人臨發忽〻
作書比之高公草檄之時閑忙安危不啻懸殊而預
知信使遲速任情則有何忙遽之事而文辭不成說
字樣不成畫疾風之掃葉狂瀾之走海未足以喻其
急此何景像此何舉措是係天賦之性非人力之丕
變而相愛之情又不憚斯踈之嫌乃有所道勿以灌
灌之言視之焉〻置諸左右用替盤盂之銘以為晨

夕警念焉

贈平山倅李君大

孫兒之疹患出斑終不分明毒熱内蔵症情危篤寒氷焦火須刻千狀欲用冷劑而得病以来勿論藥物粥飲終不啜一呷束手無策浹旬辛苦而竟至不救彼蒼者天胡奪之速年來鮮歡賴此頗有解顔之時自詡暮境之怡悅百年期待之心一朝擧目無覩以恩愛鉤割裏老膓者坡翁先獲今日之情事想尊顧復之恩舐犢之愛無間其父母皀盖西行之日亡兒員於人而臨歧茫茫有可憐之色有如成人乃有戀

戀随往之言使五馬踟蹰屢顧而不忍離祖孫之恩
情若此而千里遠外遽聞此凶音痛惜之懷親喪無
異到今彼此惟悔平日撫愛止慈之最深鍾情而不
能忘也孫婦置膝下慰以寬譬之言外雖剛制而貫
心之痛随處觸發不知之中自致損神而生病憂慮
之心兩處一般淺土藁葬欲返故山而其母以遠輸
為難欲埋大興先塋有勝嬴慱之葬未知尊意以為
如何

又

迷兒東還問沿路所見語及原城良女屬公之事果

是真的則未免大段錯誤夫世俗所謂屬公者良家之女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永作百年夫婦而行淫情節彰露難掩則錄之官籍乃罪之宜而新屬之婢異於此信聽欺巧之舌而誤落奸人之局當此之時欲出則房門牢閉呼聲而四隣不救雖松筠節操氷雪貞心終不脫强暴之所汚夫騙奸之罪〻不容誅三尺至嚴而竟不施榎楚之罰至於倉猝逢辱非渠之自取則胡大罪而沒入爲官婢乎詩所謂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者不幸近之豈不爲仁政之累乎相爱之間旣聞此言不敢自外乃有

所道速宜處决俾無匹婦之呼冤如何

贈坡州

暮年一官雖是爲貧之仕公退之暇收斂精神閉門看書不但晩節大有所益亦是養壽命之一端而雖逢暑雨寒雪櫪上之駒無卸鞍之時必是悲撓中情事結轖欲對親朋暢叙忘懷而所到之家未必盡是貪殘之饕要權勢之門亦不避焉白首殘齡奔走道路必爲人之指點笑罵而羞愧之心亦不能自恕况此時交遊尤不可不愼實關他日之禍福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朱夫子稱以可

貴寔君頂門之針而為法於今日半生舊習不可一朝頓廢而至於氷山蜃樓之人絶之如一刀兩段使世人知其情志之久阻俾無株連之患而餘波及人也

又

聞君赴官府之時牛羊先之路人以畜物之去來占郎官之出入為街談巷議惜費升龠之歛得此不韙之謗較量得失輕重何如趙清獻之去官琴鶴隨之清操雅致為後人之起欽常平之職自漢為民設也異於太官而牛羊動輒随之豈非聽聞之俱駭而舍人之為耻令後縱不能散於家中持被之日更不并

行至可〻〻

贈留守

前書中藥果追到别造珎味大異於私家所辦當庋
莊而慰飢鼓腹流涎之喜不啻金珠之贈也家事日
敗衰脾漸病而朝夕所啜只是寒葅老艾為延軀命
強進數匙而如瞑眩之苦口每見女奴之舉案先愁
下咽若是而滋養老人耶昔年甥舘侍聘君伯仲每
飯輟去輒言僅經大役其時以為飢渴飲食之恍於
口者人之所欲而奈之何有此云〻心竊怪之到老
實践真境方知其言有味曾以滫瀡之資送芹洞每

有書中善養老三字今日得此心既正如前時之教而至於别果多年累邑所未能行者未知仲郢之事公權果能有此否百感千謝等支辭蔓語不憚煩複者俾知老來身世之如右而又覺褒謝之一節也

贈參判别紙

户布之議若行則實係國家之存亡生財之道先究病源之所受而治之兵書之尾閭固已久矣而地部亦然曾聞籌員之言所謂數十年來謄錄皆是吏胥之舞文圖成同其利者也一番倖出而稱以前例便作金石之典其浪費之數歲加月增而掌地部者無

一人發覺財穀之枵然職由於此此一依五十年前謄錄行之則一年聚貯不啻萬金云令之諸宰皆經度支而當此國儲蕩竭之日慮不到於此而先收些少之丘直此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又

嘗見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夫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小有疵纇衆皆指之其處身行事自異於寒門冷族苟不守之以謙恭持之以儉素則全軀保家者蓋鮮矣可不懼哉君黑頭金圈歷敭華貫已掐負乘致寇之灾而高輪擧

軒揚丶得意馳騁於達道雖得市人之觀美獨不愧
於心乎王父年至五旬位致三事而沙堤往来常騎
款段非但紛華侈靡之不設於身微意存焉曾祖以
高顯之名位平生不近軒貂尊親之素不能行之者
雖以赤舄之尊不欲加之於身其崇儉遵守之家法
為世所稱而後世子孫弁髦先訓乃翁白首下僚困
頓泥塗未乘容麁之車而其胤青年隆爵翱翔雲路
常御代畜之軒若以班資論之雖是崇卑之不同以
私分觀之豈非義理之倒舛耶宋朝南渡以前士大
夫無乘轎者朱子嘗稱程子荆公之謙約而及至季

葉淳元日散奢傲漸長雖是童稚之年若得命德之
罷由儉入奢朝受而夕行君自染於朝著之汙俗不
扳於世人之常曰使舊家之遺風餘俗無一存者平
日自好之清操安在旣往之咎雖不可追猶可止於
方來從今爲始丕變前套體宋朝朴素之風追先祖
自牧之德謝却軒車易以鞍轡常存盈滿招損之戒
而永絶驕縱偃蹇之習則不但享福於其身仍見垂
裕於後昆謂我不信盍觀於宗家古壁上遺訓耶

擬贈參判

頃日之章奏出於平日慷慨之所素畜積而出位之

言非關國家之治亂或疑久积於清顯之望而憤憾所發則雖欲披肝露膓而示之以明其不然其可得乎蓋岀脚以後動輙得咎謗言滋世怨毗盈庭而不改前轍漸蹈危機殊非明哲保身之策而不知前頭税駕之所當局者迷不如傍觀而骨肉之至情愈於朋友之助瀾令日肝膈之言安知不為異時之先見從此以往深存捫舌之戒而常作佩韋之警先除自售之病而益務謙讓之風則向所謂悠ゝ之談雲消霧散和氣藹然休徵日臻實是門户之慶老夫之夙夜所望也

又

須聞君往宿於東銓之家必以傳者之誤知之終不提説繼聞持被於黃山所云之家或者其蝌蚪時事移言於今時耶何其相對時所言大不相似家國興亡惟人所召傳來家法子孫不能遵守則國破家亡此必然之理也吾家〻法即萬石君規模子孫不肖弁髦先訓日漸陵替於今為庶而至若措大馬牛襟裾飢寒困窮為世所賤而已寧速湛宗滅族之禍哉至於名宦異於士人一番之誤存亡所係君子之處亂世難進易退小心謹慎浮雲富貴視若儻来之物

而所與遊者皆是善類者乃明哲保身之道而向所謂持被之家卽世俗指目之人雖存敬遠之心常恐餘波及人豈可褰裳而趍之哉昏朝時柳家以戚里縱橫廣樹朋黨自以爲萬世不拔之業曾未幾何噍類無遺其家老婢禍變之後來往吾家目見先祖謹恭敬畏心悅誠服言於人曰吾上典全盛之時一代權貴之人來宿於上典之家而上典亦宿於權貴之家軒車交錯勢焰燻天終至於滅亡而竊瞷其宅平日行事怕權避勢惕若朝夕常無達官之來宿又無往宿達官之家宜乎今聞休彰慶流子孫云愚婦之見

能知禍福之幾而君交驩於炙手可熱之門徃来親
密自不覺身陷危機豈以讀書知輕重之丈夫反不
如禍家一婢子寧不慨惋緣見坡州書以君不慎樞
機取憎於人爲憂嫂氏抵室婦書亦云叔姪相對之
時勸戒藥石之言以畨全體之福云父母止慈之念
無所不容其極君累年沉痼之疾貽憂於两親而疾
病之来人所不免不可自恕於其間至於立朝行事
禍福榮辱只在於我豈可以力有所可行者急於名
利使父母常存戒懼之心哉殊非孝子跬步間不忘
其親之義君出脚以来言語之不慎舉措之不重見

譏於當世而吾之所慮不在於此擇交之際取捨不審未免偏黨之目而駸駸然入於其中畢竟爛熳同歸前頭之憂不啻齊終南思之至此中夜無寐童子之言遙行於易簀之時聖人還善改過之勇如此向者賤婢之言實君頂門針字而先祖之所能行之安享於當時貽福於後世雖在他人尚且矜式而體行豈以子孫棄而不遵自貽危亡之禍哉此乃肝肺之言而實闕門户事置諸座右以為伯仲朝夕之警焉

贈仁川

春江水暖正是河豚欲上時每值好時節輒有為君

之憂當其方喫之時預備黃龍湯可見恐刼於遭毒只為一時之悅口而莫念死生所關此正養小失大食馬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雖不食河豚豈無他丙穴味雋之魚而必取家中之未嘗登俎者食之無數此豈老境衛生之道耶胃土虛弱異於少時常補以清淡之滋味猶恐難保其無事況毒臟之物任情飽厭臟腑受病百害隨至雖幸目前之免死其所傷損豈其微哉自今為始雖有熟飪而饋者必投筯而不食以除老凡百慮中一憂也

贈比安

滲瀨諸種已極過侈而又有錢貫之患若是俸祿餘
資誠是好事浚剝民脂出於非理則此與盜賊何別
大抵奉親之道當以養志爲孝而口腹之養乃末節
令後土產易得之外機貨鵝眼絶勿採取以安老父
之心也

贈得之

上古享帝不過大羹玄酒不設褻味只在誠敬不係
享物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程子釋之曰二簋之質
用之當有時蓋言歲飢民貧當損之時二簋足以薦
其誠也玆歲勿用油蜜果朝家屢有令甲令夏忌祀

正當旱灾之斯酷大無丶丶前揆以天時人事宜有減
殺之節故略變前規而猶不失豐侈之歸聞君挺身
為非一唱十和疵毀之說極其紛紜老夫享祖先之
誠孝淺薄擅行諸孫所未能行者致有此不韙之題
目雖欲自恕無以自解宗孫過房疎族而自以為有
追遠之孝思不悛豐享豫大之習誠如其言可謂奉
先之令孫而至於姨兄棘侄當次之祀不減前例而
侈人觀美耶大抵親喪子孫孱微甚矣重以飢寒困
窮朝暮且死而君以全盛時所見狼籍籩豆之玉饌
珍羞責之於鶉衣菜食頷顑濱死之殘喘雖鬻妻賣

子淚血劍內其何以辦出耶記昔先舅氏在世時往
拜從容日之夕矣將欲辭歸則以爲令日是流頭佳
節方行茶禮留喫餕餘爲教遲待良久進一器水餠
而麪末所造殊欠精潔所謂蜂液乃飴煮之未凝者
輟食卽還已近黃昏心恠太晩詳探事實則甑無半
菽囊無一錢而一小婢身兼井臼朝夕炊飯之餘乞
貸所措以此見之不失其日使先靈知節序之流行
者亦云幸矣何暇論時之早晩物之厚薄君慣見如
此辛苦艱難之狀凡於諸孫蒸嘗之備不翅親經而
品物或有不如前者高談劇論妄言是非至有如不

祭之誚而陷人於貪吝不孝之科何其明於責人而暗於恕己夫君子忠厚之道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全昧此二者仰觀人唇舌以定我雌黄未免詭隨而不知事理之輕重非所望於平日此言乃五十年朝暮常談豈因小嫌而畏縮含口囚舌不吐出胷中之所蘊宗孫不可不知此毋惜轉聞也

贈孝源

前修賀書其已登照否即聞遭聘母之慽君半生甥館受恩最深衣服之便於體饍啖之嗛於口者罔非

慈愛之盛眷欲報其德海濶天高記昔吾家㛹夫林
武無後成卽續給載寧奴維賢之父也從仕之時其
妾母多有勤斯之勞而及其死也謂人曰雖云妾母
以情親酬報之道言之當服三年喪云其時儕友笑
其言而恕其心今日君之情事卽俊成當日之言也
豈尋常聘母之比哉歛肄之際唯當盡在吾之誠庶
報萬一之恩也齋室靜寂無異掐提工夫專一而庭
闈無侍奉之人以此夢寐不寧爲之奉慮

贈季孫

吾筋力漸衰精神漸短尋常書札不得酬應幾至倚

閤翻思在中原正當冬節公門百事雲委簿書期會之暇不廢看書許多歲儀之問帖必自親書以至於積案盈箱而不知疲勞到今思之判若二人少而壯壯而衰乃四時之序自然之理當時只恃目前之精力而不料若是之易謝只自憐悼李正字其入厚地耶平日與汝臭味不爽肝膽相照水淡金利未足以喻其交不啻異姓兄弟而一朝棄汝使汝獨立窮道悵悵然迷所之設有任生輩新交諸友如長逝之百年神契何處得來重為之嗟惜也

贈李學究有聖

雪岳銀鑅之山容與金剛爭霸曾過茲山不遠之地而王程有限不得翫賞瞻望翠微步步顧眄此正覘山田首望如別故鄉人到今尚有餘恨時逢山僧之曾遊者憑聞靈境之勝致而以慰烟霞之遐想此何異於画餅而療飢夢甑而得飽欲見真面目乃平生之至願矣今幸大阮為東都主人尊亦有隨徃之意天與其便而去秋大病之後餘生凛凛常在席第以此衷牗何由致身於千里之程而能辦物外之清遊乎尋真之約竟歸一場閑說話無乃造物多猜故為此沮戲耶始信天下事多不如意

贈從子錫行宗孫必繼

宗家所置粉唐紙印粧漢書許林板本新刊字樣諧正非尋常書卷而明朝文士之所朱批句絶真希世之寶芸閣玉堂之所未有許相積拭玉之時賣得於燕市奉獻者王考雖晩年公餘愛翫如拱璧而不忍釋手此乃余兒時所親炙而目見者子孫當奉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盥手開卷以寓羹墻之慕者手澤存焉非愛是册乃愛王考也世〻子孫苟不加意愛護哉厥或不勤爲鳥鼠之所汙或借人而放失則其罪不止以平泉一石與人者若等勉乎哉

上仲氏

仍念爷之在銀川繡衣褒以第一銓長欲升緋而景仁爲佐貳素知爷意周旋其間賞止準職謙〻受益之理昭〻令過希年者安知不由於此第舍爷誠如爷意何可期也

贈錦山倅鳳昌

積雪滿野溝塍莫辨因此而久停量役均使之嘖言必至前頭之憂大矣聞貴邑旣已完了云深羨大事之先就也官廚所餘之醬不盈數斛而味不足以登案玆以胃土大敗匙箸頓減以致羸悴日深纔得燻

造先備一甕而日寒未易調味皆待其熟而療其病此何異於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也不得已專人告急良醬數升未可惠救耶因此而得補病脾無異蔘朮之濟命當以佳姬代報此恩

諸益問答

審樂黃震亮

權時經按察嶺南時余以世交往見俄而震亮來言曰今日乃知措大之尊也巡使自慶尹以下緋衣之班皆降等待之而上庠之見也與之抗禮平日見敬而然耶余曰古語云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待士之禮當如是矣

李巡相德成

老峰相公曾爲法官有獨子無凡骨者以殺人繫囚累年不決而憫其絶嗣使其妻入獄同居知有娠而

置諸法先輩處事可謂不失情法矣余曰昔陳臨爲
蒼梧太守也亦類此其時民人歌曰蒼梧府君恵及
死能令死人不絶嗣老峯之事祖於此也廵使稱予
該愽

監賑御史孟萬澤

同坐金化客舍設賑孟公曰吾閭里廬間之時稔知
前後之爲治本縣屢經饕餮之武夫民間有盧鵲之
謠欲拔眼釘者久矣自明府下車櫛垢爬痒民獲蘓
醒一歲之中風俗丕變關東諸郡皆如此異政則何
憂民生之困悴乎曰言我本腐於才而癃於病今當

大事不及前輩之設施恐負　朝廷委任之意矣余曰嶺西一路得免捐瘠之患而不廢農桑者皆康濟之恵司馬光曰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御史今日之謂也

天磨山揔攝

揔攝來見山倉問曰南漢揔攝明通佛法者昔年莅任令在何處答曰居在嶺南令還舊土而佛經群書無不涉獵而尤精於楞嚴經嘗以肩輿過山徑戒擔夫曰小心善步無傷楞嚴積老釋談鋒殊無讓讓之意仍為山門之笑囮矣余曰儒術與空門修業有異

其攻苦之工夫一也房輝之聖學斗弘指為五經庫
邦淹之博識遂即稱以九經庫其言雖無克讓之風
不猶愈於庸髠之不知白馬經之為何物耶

全義金尚項

嘗問於余曰聞判書台爺治經六年而登第叅判令
公三年而釋褐聰明殊絶耶何其遲速難易之不同
予答曰叔父之工夫入於神妙譬如昭文之鼓琴師
曠之枝策當為後學之領首而堂叔治經三年不分
晝夜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户限講誦不輟春秋時奪
越問友免耕稼之苦友曰學之三十年可以免越請

十五年曰人將休我不休人將卧我不卧學十五年而爲王者師堂叔之三年即穿越之十五年融會貫穿不亦宜乎

李得馨得之

嘗見得之於其家曰外家祭禮之豊侈議欲改定者前後言之殫矣尚無變通之道難於一朝菲薄耶如以誠敬爲主則玄酒一杯可享上帝吾家喬木世家足爲縉紳之標範而先祖文翼公議定祭禮炙不過五串而雜以素餐有果而無果子其所裁節未有若此之菲畧矣式至今日官晃相仍香火不絶而外氏

門户己衰不以大夫之祭有年而子孫僅存如縷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寔受其福聖人豈欺余哉得之曰斯言善矣當與從兄圖之矣

延城徐尚遠

罷衙後同坐内舍鄭懲蒼頭急叩曰别將墮馬甚重死生未分余問曰其墮也醉乎醒乎對曰泥醉不省矣余曰然則不至死亾矣徐公曰醉者之墜反勝於醒者何也余曰夫醉者之墜馬其神全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吾知其不死矣徐公哂之翌朝聞起坐引滿然後乃知果然矣

橫城金世維

在花江也貢生十二歲者內軒執燭矣余問曰汝何時始入此役對曰入於天基之時聞來驚愕叱退顧謂金公曰此邑之風俗渝矣去其姓呼前令之名於時倅之前如呼小兒記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〻之有子者此二者不得正而呼之矣嗚呼邑民之於守宰曾二者之不如乎

鳳山太守張師漢

黃州延勅之行過鳳山主倅請五六守宰於東閣招官妓十數使之行杯酒酣張公指二妓曰某也妍某

也醜其優劣相去遠矣余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張公曰造物多猜好事難全本郡妓翠貞姿相豐端心性穎慧海西翹楚而不幸死扵上年鳳州自此無顏色余曰曽見其人又見其病當其丰容之時遠近冠蓋多少驛裔顧欲一見改舊迎新應接不暇以致精神耗悴譬諸草木其猶柤梨橘柚果蓏之屬矣當其爛熟子實剝之摘之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也故不得天年而中道夭矣不如樗櫟之不加斧斤而老死扵山中矣由是觀之媸姸之不自保精反不及醜女之終

全其身也座中或稱詭言或稱達論

譯舌李樞

問閭巷閭富者令稱何人李樞曰白丁金重賢與象胥卞承業相埒當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慾而吝嗇天賦數米而炊秤薪而爨衣不過緼袍食不過韮菹而暮年善心之萠也遇尊客待以曽酒一杯其自潤之道反不如小的之貧窶矣余曰猶勝於范禹之一杯井水也

橫城金世維

君火時不食魚鮮此豈不嗜而不入口耶金公愀然

曰先人不幸畢命於水〻之於我讎也不忍食水中之物矣中年聞先輩長者之諸論而始暗矣余曰昔姚子篤母燒死而不忍噉炙熊康父醉死而不忍嘗酒雖是孝子追慕之心亦非聖人制禮之義假如親噎死遂爲絶食耶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啜菽飲水能盡其歡烝烝色養左右無違生事死葬不失於禮則乃是純孝何必拘於區〻小節耶

海州牧使李萬選擇仲

問余曰君於長亂之火時教訓之誠無所不容其極可以貫日月感鬼神止慈之心人孰無之而自刮判

以来未有如君之用勞矣近聞諸子尋常訓廸殊無刻苦着力無乃懲於前而廢於後耶答曰凡成就之道只在其人之才分與立志丹朱未嘗乏教寗越未聞被箠非人力所能為也擔雪塞井炊沙作飯徒勞而無成擇仲甫曰聽君達理之言令人解發隨褒矣

維陽金瑞龜

見金公於會心亭時、雨初霽樹木敷榮景物舒暢金公曰美哉鈴齋之下宛若山林之間真隱者之所居然而明府絆身州縣攖情好爵魚鳥之樂奪於簿書之倥偬山藪之趣蔽於獄訟之滋繁是非榮辱擾

其靈臺雖有此美景奚暇樂此余曰大隱不與城市
山林變其所守古人云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
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谷覘篆之暇逍遙自適臨池
翫漪隱几忘世嗒然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身遊無何之鄉而夢入羲皇之天當是時也不知銅
魚之在吾身邊不幾近於古之吏隱乎金公曰誠如
明府之言反復勝矣

金川閔挺幌

余經决杖之後金川閔公來言曰須聞遭意外之厄
而適有採薪之憂久闕慰問之禮深謝不敏余曰此

何足慰人情所在法有時輕重長女于歸而以母病更來成婚半年之内而覲親數月之間以此獲罪觀過知仁矣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遇無妄之灾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怨令吾所遭出於首實而不以幸免爲謀不疚於内而無怍於人矣閔公曰平日知公自好之人而不料存心慎獨之行至於深造之域也

贈聖賚戒行

鄒孟氏有言曰好勇鬬狠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善

哉斯言竊者近來士夫子弟席父兄之勢使血氣之勇凡於行旅之間少有不愜之意輒加笞榜至於致斃而大者償命小者逢辱殊非孝子之跬步間不忘其親也余知花江時秣馬於東州境內而主婦善罵咆哮於隅窓咫尺之間而其言不遜雖使懶夫當之必怒於色而終莫之問移拜西邑路過臨湍而田夫治疇者當途用杴少無讓耕之意從者呵噤而凝然不輟余按轡溫言曰所騎善驚杴柄所觸必有奔逸之患暫釋耕具則可保無事經過云而三人聾聵如充耳終不動念余含默畏縮而過若將浼焉濡忍之性

老來工夫之所得而幸免刑戮於季世者也汝之今
行人唾汝面拭之而不怒甘受其侮不與爭鬪無獘
往返則余之所念不過冉冉征途之間至於逢變使
父母貽罹者庶幾免夫向所謂二者眷眷服膺勿失
於斯須之間是老父夙夜區區之望也

谷山倅李暉

與李令會于高達山寺懸燈打話樽酒從容李令指
席上妓女曰此輩未及破瓜之年薦枕星行自謂未
開花而已許狂蜂之浪探官家之禁無以防其奸可
勝痛哉余曰是何足傷也栢梁臺搆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妓女之自少先奸官人亦猶是也

槐山叔主

嘗見槐山叔主於其第而語及科場詞翰問曰文章出於其人之胷中難逃氣質達觀者可以揣知窮通壽夭矣吾以季子之所作質於吳台貫之則以為文理贍暢又得科臼體格而但首優而尾拙始勤而終怠上下一通如出異人之手此乃精神不能遍及全篇有妨於高年之壽顯榮之宦矣父子至情自聞此言中心歉然初不若不聞之為愈也余對曰古人觀

相或不以貌而取文昔盧攜貌不揚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其藻鑑不下於月旦評吳台之誤認評論其能如古人乎

李學官龍臣

學官嘗歎金伯温之善綏曰金爺須日自賢洞侵夜還歸之際牽馬之奴沉醉如泥金爺欲東則馬首是西欲西則馬首是東或驅擠於汙渠之中或突入於矮屋之下幾死者數矣夜深僅以還家而終不治蒼頭之罪雖是大體失之太寬矣余曰酒後之事古人亦有不治者陽城嘗絶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

于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終不問過令金公必效是矣

訓子孫

王父常時居室狹陋容膝不安而處之晏然韓典君李汝葵嘗謁曰此室甚狹不便於起居之節斥修外廡而稍廣之仍舊貫而不必改作此豈近於侈靡耶王父答曰此室於吾已歷五代先祖所不爲至於吾而改諸不聽李將軍之言而考終於此室唐韓幌性節儉堂無挾廡旁增補幌撤去曰先君容焉安敢改作此亦王父之意當使後世子孫知先祖位至三事

身佩官三十餘年而其儉約之志終始不渝矣

李參判台丈

聘君兄弟湛樂於花山設女樂以歡仲氏台丈謂余曰哀樂不異死生人逝永歸之時緇麻百夫哭送靈輀精魂有知豈不悽愴而傷心者乎我之身死遺言子孫祖奠之時大張絃歌以爲娛尸神其和樂歸于泉臺豈非養生送死之大孝乎余曰若是則獲罪於名教雖孝子順孫決難奉行此命矣台丈曰爲人子之道事亡如事生况於其父將死丁寧之言棄之草莽乎余曰昔屈到嗜芰將死屬以祭用芰非不潔之

物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薦芰於祥不害於禮而終不用者事有大於此故奪其情矣夫屈到身爲楚國之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此子木之所以不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故君子以子木之違父命譬之藥石而不以爲不孝令娛尸之言出於父命鍾鼓迭奏歌哭相雜有甚於原壤之登木而歌此乃竹林之放達而遺棄禮典傷風敗俗莫過於此豈不爲子木之罪人而見笑於後世乎台夫曰前言戲之欲聞子之所答矣

歪裕後昆

余少時得内傷之病清羸若不勝非肉不食適當聘君諱日不果行素仲父主問曰今日行素否余對曰從前行素而今日病矣不得行素矣仲父主嗟賞曰不以矯飾以實對眞實可嘉余對曰昔宋朝馮知節直言王旦等私自食肉君臣之間當以勿欺二字爲主事父兄之道亦豈外此耶

尹兵使就五

嘗於禁中逢着尹令從容叙話問曰聞令寧来鷄林妓女盟山誓海不暫相離而及到此關無他端放逐之何耶尹令曰昔在南州偶然相近日久情熟以至

隨來而非以姿色難捨及到此營之後綺羅百數常在目前其中下流猶勝於所畜而不思反已大肆妬心使不得近他婦人抑而禁之則恨懟之心將作變恠之事身爲閫外之將豈可受制於一女人而不得自由乎是以黜之余曰是猶使之食晉燕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悖哉令之處分得宜此與得新厭舊無故棄置者有異不是薄倖矣

聘君嘗謂余曰君仲父台監聰明殊絕於人明經之功挽近所無而至於士夫家世初度諱日零瑣之事一剽

於耳而終身不忘云儘然乎余曰世人於古文雖有記性至於等閒凡事精神不能遍及而叔父强記之恃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宋元㦤之稱蘖公頌曰公暗記經史默詠詩書以至士大夫家世閥閱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叔父聰明當不讓於蘖公矣

雞林府尹李丈

嘗在雞林與長尹共聽絃歌郎余聞喜之日也席上一歌喉如貫珠繚繚有停雲之響余盛稱佳唱尹丈問曰此何曲耶余曰不知尹丈曰君不辨徵商而竊言是非得無近於屠門大嚼乎余曰譬如見西施何

必識姓名然後知美尹丈善其對擊節嗟賞

海州使君

曾於首陽衙中謂其曰所眄之妓有何才貌而終無閑閨之意耶答曰每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小事未嘗忤觀以此知有心人曰以近幸而淑慎操節非娼女者流比之閨房之秀亦不遜也余聞而笑之曰如斯言反有勝於郝普女耶

秋曹員外李翼齡金弼相

曾任秋曹之時正熱令曹婢汲憲府水而憚其一步之勞挹戶曹井而來飲半呷而知其欺詰問真偽婢

果不能隱矣両僚在傍曰試使吾儕飲之則二泉同
味誰別淄澠耶答曰古能知石頭城下水遠且尚然
況二泉朝夕飲之何難辨別乎
李持平君羪
嘗謂余曰世稱東山尹相當今䓁一爲後進領袖儘
然乎余曰每相對肅〻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
敬不知其他
銀川日記
初八日夜得京信知初六日家嚴加資之報喜懼交
至

二十日以監輿訪仙窟而石棧懸空步步畏途過義
相臺僅至數百餘步乃高達窟也高峰中開如宇而
下可容千餘人石壁擘開之處神斧之痕宛然巖間
有靈泉點滴線流中有佛殿十餘間不知何年所作
而如昨日之搆有二佛相奇巧僧徒云此觀音之像
也此山本名雲達而改為高達者高達為名者以射
夫入山逢麏一發而中麏帶矢走入佛堂達追入則
不見麏而矢着於坐佛之右脇達以為必是觀音變
身引我於福地曰居於此而修道成仙曰以其名稱
之而其矢鏃尚在於楪上矣諸人一行皆坐於佛宇

遊月翫賞而嵂翠壁玉立千仞脚下群峰競秀面〻
秋色若錦帳布列於遍山而紅光眩眼令人應接不
暇以笠鞋錫杖步下山逕過險而乘輿到于寒多洞
主人送妓五六使之侍寢而與韓璞兄弟同宿却妓
十七日鷄鳴與徐公論夢兆之相符各誇曾前所驗
矣俄而更睡夢過一大村山川靈異氣勢雄壯緣溪
尋村路窮處避險登嵂則屋六七間不甚華麗中
有一人年將五六十形貌亦不數腴出示唐畫獎帖
曰能曉此亟意耶予視之似是印本而魚獸之類相
雜其數各一不得其意其人曰如不觧意則更看他

本又展一張而見之與初見彷彿而亦不解見其人
曰以圖終不解知觀此知之乃於弊筒中出一丈古
紙所書甚拙而初二行所寫不能記憶第三行首書
五月其行末端書以嘉善第五第六行看御寶第八
行單書除富春府使其下數三行又不記念而御寶
所踏已下印跡不大夢中以為五月者或有慶　啓
於是月而嘉善之稱極其怪訝印跡之小富平之印
而移拜之兆也心中默會而未及質問矣其人又曰
不特此也其前衙中又有事矣余曰兩兒皆參初試
或有科慶耶其人曰其中一人有科數云云言訖翻

然忽覺當窻月痕僅移數寸其間黃粱未熟緣已説
夢而爲覲有移拜之額着於心者顯於夢耶春睡曚
矓心神怳惚有此蝴蝶之翩翩耶玆以記之以驗後
日之符焉坐衙東軒掛釜洗甕以備賑恤之資
廿八日分糶於司倉飢民中一村女年可五十許
女人面貌紅大不甚都雅近階無禮下人禁呵答云
進賜風彩美麗終日仰觀不厭玆以遲遲不忍出去
云戰國時鄒忌妻妾私之畏之言近之世情千古一
套
卅日分賑而雨勢終日設幕分給其中一女人年可

三十曽蒙官恵者衆人中獻青魚五介乾柿一串生梨一介以報如天之恩云辭以不受終日雨下通宵如注鳳山吏辭歸而得炭仁一斗於延安以送

十一日巳時飲襲初夜入棺見京書知首擬箕城庶尹而以老親勿叙三百里外改望

十七日坐衙外東軒有僧自外而告曰小髡乃寳盖山所居寧上佐過西村十餘里之地有一悪少欲行龍陽之事上佐牽去林藪中上佐不肯從命仍打重傷小髡止之而又奪楖欘杖恣意毆逐小髡棄行裝來訴云云推捉問之其人乃刑房廉秋雲之同母弟

而僧之言非誣罔決答四十徵出白粲一斗靑銅一
貫以爲救病時粮資
初三日曉頭子規數聲帶雨而來西來後四年初聞
夢見橫城金子常覺来愴然坐客舍行白日場
初四日夕時前林有杜宇聲令人刮耳柳重振来見
山鳩巢於庭前槐木養雛已長時鳴款〻吏退之暇
亦一閑致夜見京書前宣川府使李萬枝以水原中
軍病死四月二十六日驚慘得趙窆而書又受藁精
紙眞梳令英禮灌水花草聽布穀
布谷早啼前林雨中亦一興趣夕時與細君共蔬榴

花芭蕉從容坐翳林亭使奴摘瓜
初六日大賚與尚賚兄弟及閔叔擇閭家觀勅行午
時勅使入來與延安見巡相及遠接使接使向余曰
所經各邑所食腥腐不能近口今日床盤頗似京中
所啖始知主倅之精神無處不到曰笑曰關西一路
妓生衆多多有厭苦處矣房中屛風皆是畫女此亦
可觀絶勝於關西妓生云云先辭入衙延安松禾谷
山入新舍見之首譯李後絳晩來盛稱除茶啖之勞
乘夕訪鳳山申僉知以裨將陪来見於鳳山下處歸
路八谷山站舍治罪工房之濫徵新溪旗軍之罪夜

深還衙而朴慶萬金重謙留在見勅使別求請後西
人出去鈇竹獨留使之出送遠接使求味食清升以
副
東山尹叔主不得奉拜幾至十歲容顏非復舊時而
精神尚旺從容叙話之際語及日本信使之行位卑
倭人之名一〻記憶非常人之所為不勝敬歎伊日
乃朴亮漢母氏周甲生日亮漢持設飡來食夕時來
于省達拜謁左議政大夫墓次及　公主山所宿奴
舍鄭衙周衛周得先來見夜久散去
西使曰白川有何見憚於妓生而掉頭莫敢受帖子

耶
初九日白川飢民三人来稱報德欲望粮資表裡
諭旨来到白尚友辭歸政院書吏洪晋雄